

續故事一百種

智化夜探銅網陣



MG
I246.8
59



3 1774 4028 0

智化夜探銅網陣

宋朝時候，襄陽王趙珣很有反意，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收客。天下各處強寇，不數年，招集本領高強的人，着實不少。因此，聲勢



日盛，竭力活動，並由手下鎮八方雷英擺設銅網陣，招呼天下英雄前去。

那知這時襄陽王手下有個金面神欒霄，被官府捕去，解到京師，供出襄陽王謀反的意思，於是天子派欽差顏按院到荆襄巡訪。顏按院奉命之後，就借了包公手下的主簿公孫策和錦毛鼠白玉堂而來。這一天，到了襄陽，襄陽文武官員，便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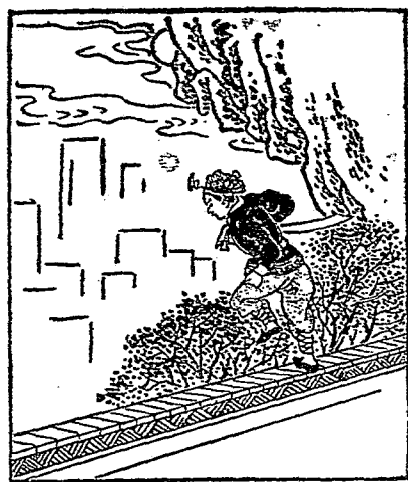
去迎接。

且說黑妖狐智化和小義士艾虎在襄陽保護金知府，聽說



顏按院帶了白玉堂前來，智化便想去見白玉堂，告知銅網陣的事，但因銅網陣內容如何還不會知道，所以到了晚間派艾虎保護金知府，防備刺客。自己等二鼓後，將燈移在前窗臺。更換夜行衣靠時，怕外邊人看見，故將燈移在窗臺上。脫去長大衣襟，頭上戴軟包巾，三叉通口夜行衣靠，寸排骨頭鈕，青緞褲，青護膝，青縐絹束腰。肋繫百寶囊，將刀由沙魚皮鞘

內抽出，插入牛皮軟鞘中。將燈吹滅，移於案上。開單窗觀看，外面無人，將雙門倒帶，由窗櫺紙伸手將插筧拉上，直奔王府，探看銅網的虛實。



行至王府後身，將百寶囊中，飛抓百練索取出，如意鉤搭住牆頭，揪繩而上。至牆頭起飛抓，繞絨繩收入囊內。取石問路，打於地上，一無人聲，二無犬吠。飄身腳站實地，看了看黑夜間，星斗下，空落落杳無人聲。鷺伏鶴行，瞻前顧後，瞧左看右，不住頻頻回頭。忽然間擡頭一看，黑威威，高聳聳，木板連環，八卦連環堡。智爺一瞧，西北

方向，木板牆極其高大，聽張華所言，不能依牆頭而入。上有沖天弩，倚依牆頭而入，被毒弩射着，潰爛身死。下有大門兩扇，按八方八門，大門內各套七個小門；自家人，從地道中出入，使進陣人，首尾不能相顧，足下斜萬字勢，總要踏在當中，如若一歪，蹬在滾板上，墜落下去，坑內有犁刀，窩刀，毒弩，藥箭，立刻身死。所以智爺到木板連環，八卦連環堡外，瞧了又瞧，看了又看，心中轉側，回手拉刀，點於大門上。裏面並無橫門立鎖，一點即開，果然內有連環十個小門，斜稜弔角。自己尋思，算了又算。可見智爺是膽愈大而心愈小，智愈圓而行愈方。智爺來到此處，脚着萬字勢當中，心神念着，也不偏也不歪，行至當中。見正北高聳聳，沖霄樓三層，下有五行欄杆，左有石象，上駝寶瓶。右有石吼，上駝聚寶盆。寶瓶聚寶盆

兩物當中，有兩條毛連鐵煉，當中交搭十兩字，架邊掛於層樓三瓦檐上。此樓三層，外有八卦連環堡。前有兩個圓亭，銅網陣在於樓下。智爺看明，意欲撲奔樓去，儘三層的上，面現有王爺大衆的盟單，吾今既然到此，何不將盟單盜將下來，明日見了五弟之時，說王府的利害，他倘若不信，現有盟單爲證。智爺意欲向前，忽然聽東南颼的一聲，進來一條黑影。智爺吃驚，伏身細看，原來是一人也奔中央而來，一身夜行衣靠，白臉面，背插單刀，行似猿猴，腳着萬字勢當中，輕而且快，疑是五弟到了。智爺收刀，擊掣兩下。對面言：『二哥因何到此？』智爺方知果是白玉堂。智爺知曉陷空島弟兄五人的暗令，每遇黑夜見面，大爺擊一下，二爺擊兩下，按次序擊掌，所以假充二義士韓彰。

至於白玉堂因何到此？只因五爺跟隨大人入了院衙，大人升堂，五爺與公孫先生點班。所有襄陽的文武，魚貫而入。細細盤



察爲官的來歷，再題襄陽王的好歹。若有王爺的保舉，不是削去前程，就是明陞暗降，故此耽延時刻，夤夜方散。五爺抽身告便，換便服出上院衙，至王府前後晒道，以備晚間，至王府窺探虛實。回至上院衙，與大人同桌而食。顏大人再三囑咐，不許隻身夜晚入襄陽王府。五爺却滿口應承，心中早有準備，勸大人安歇後，自己換好夜行衣靠，囑咐手下從人張祥兒，大

人若問不許說出自己施展夜行術。出上院衙至王府。飛抓百練索搭牆。掏問路石問路。並無人聲犬吠。下牆至木板連環。八卦連環堡。一看四大門皆開。各套七個小門。自己早已明白。五爺一笑。刀點雙門。心中忖度。可惜襄陽王不知聽了甚麼人的蠱惑。作此無用之物。難道說還是個陣勢不成麼？據我一看。除非是三歲的頑童不曉。但稍要知生剋治化之理。如踏平地一般。忽然聽前邊擊掌兩下。知是二爺在此。倒覺吃驚。二哥不懂消息的。身臨切近。瞧了一瞧道：『原來智兄在此。』智爺攙住五爺道：『你好大膽量。』五爺勃然大怒。『智兄怎麼說小弟好大膽量？你莫非比小弟膽量還大不成？』智爺深知五爺的性情。好高務遠。妄自尊大。只知有己。不知有人。藐視天下的能人。智爺滿臉陪笑說：『五弟

莫怒，劣兄非是膽大到此，因有王府人洩機，方敢前來，五弟聽何人所說此陣。』五爺大笑道：『小小的八卦，有甚麼希奇？不是小弟說句大話，我們陷空島七窟四島，三峯六嶺，三竅二十五孔，各處全都是西洋八寶螺絲轉絃的法子，全是小弟所造，這個小小的連環堡，玩藝一般。』智爺吃驚不小道：『五弟既然你明白，我問問你，這個樓，叫甚麼樓？這個欄杆，怎樣講？這兩個亭子，何用？外頭的木板，我們走的道路，是什麼消息？』五爺大笑說：『智兄你好愚，這個樓他喜叫什麼樓，就是什麼樓，橫豎我知道他的用意；三層必是三才，欄杆必是五行好合，外面的木板是八卦，兩個圓亭，必是陣眼，脚下所走之地，明顯萬字勢走當中，兩邊必是滾木板落下去，輕者帶傷，重者喪命。不是有人，就是弩箭齊發。』話言

來了。智爺連連點頭，甘心佩服，也就不往下再問。智爺言道：『你我二人既入寶山，那肯空返？何不將沖霄樓上王爺的盟單盜來？拿獲王爺時，以作干證。』五爺點頭，待小弟上樓，兄與小弟巡風。將至樓下，二人說話聲音太高，早被看陣人聽見。在石象石兩旁邊地板一起，上來二人，形如怪鬼，手持利刀，殺奔前來。

這上來二人，左邊的是寶藍緞子六瓣壯帽，寶藍緞子綁身小襖，寶藍緞褲，薄底靴子。藍生生的臉面，紅眉金眼，一口鋼刀。這人是青臉虎李吉。右邊的是身穿黑褂，短衣襟，黑挖挖臉面，一口鋼刀。這人是雙槍將祖茂。喝着道：『好生大膽，敢前來探陣。』衝着五爺擺刀就剝。智爺在後着急，兩個人首尾不能相顧。五爺在前，智爺在後。智爺耳中聽見磕叟，原來是青臉虎李吉早被五

爺一刀殺死。雙槍將祖茂頭巾，也被五爺一刀砍掉。祖茂奔命翻身，逃入地板中去了。智爺趕到死的死，逃的逃。五爺一陣哈哈狂笑道：『智兄想襄陽王府，有幾個毛賊，又有多大本領，半合未走，結果了一個怪命，砍去了一個頭巾。哈哈！哈哈！豈不教人可發一笑！智兄與小弟巡風，待小弟上樓去盜盟單。』智爺說：『且慢，小弟請想，兩個逃走，一人，豈不前去送信？襄陽王府，手下餘黨，豈在少數？倘若前來，你我若在平地，還不足爲慮，你我若在高樓上，那還了得。以劣兄愚見，暫且出府，再作計較。』五爺明知智化的膽小，又不肯違背智兄的言語，只得轉身向前，智爺仍然在後。出正西小門，仍由大門而出。撲奔王府北牆，躡出牆外，尋樹林而入，暫歇片刻。

智爺言道：『得意不可再往，等歐陽兄丁二弟，大家奮勇，捉拿王爺。』五爺聞說，笑而回答：『小弟在德安府，與歐陽兄丁二爺言道：『你們三位各有專責，他們二位，押解金面神藥，入都，兄臺護金大人上任，各無所失。定準都在臥虎溝相會，兄臺明日起身，上臥虎溝會同歐陽兄丁二爺，一同奔襄陽，在上院衙相會。』智爺道：『我走，金大人有事，如何對得起歐陽兄丁二弟。』五爺道：『無妨，全在小弟身上，晚間保護顏大人，至金大人衙內走，料也無妨。』智爺說：『我囑咐你的言語，也要牢牢謹記。』說罷分手。五爺回到上院衙，躡牆進去，到自己屋內，問張祥兒：『大人可曾呼喚？』祥兒回道：『大人已睡熟了。』五爺更換了白晝的服色，去到公孫先生的屋內。先生尚未安歇，讓五爺坐。五爺就

將上王府，與智化進木板連環，欲要盟盜單，殺了一人，細說了一



夜已深了，請先生安歇。』五爺告辭，回到自己屋內，盤膝而坐，閉目合睛，不時又到外頭，前後巡邏，以防刺客。

遍。先生一聞這言，嚇了一跳，顏色更變道：『大人再三攔阻你，怎麼還是走了。』五爺大笑道：『先生不知，王府縱有幾個毛賊，都是無能的人，何足掛齒？先生此話，明日千萬不可對大人言講。』先生略略的點頭，待五爺吃酒。五爺道：『



鰕 泥



KBC

G

246.8

9